

東谷所見
理學簡言

讀書錄存遺



東
谷
所
見

李之彥撰

中
華
書
局

叢書集成初編

東谷所見（及其他兩種）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（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）

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

一九九一年北京第一版

開本：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二

統一書號：ISBN7-101-00894-1/K·367

東谷所見

叢書集成初編所選百川學海
及學海類編皆收有此書學海
本作東谷隨筆內容與百川同
百川宋本故據以排印書名亦
從之

東谷所見目錄

先壠 異端 養子 勸學文 名利 藥石 借親 獄訟 謀利 禱祈

壽命福德 簡翰 招師 富貴貧賤 朋友 好官好人 養軍 寒暑 閒 科舉

殺人欠債 物價 教導 錢 故舊 謙遜 理學 茹素 貪欲 太行山

東谷所見

先壻

永嘉東谷李之彥撰

人子之於親。苟虧生事之禮。雖葬與祭。致其力。何足以言孝。故曰祭之厚不如養之薄。吾鄉多於至節歲節清明詣墳所。半載餘。實其親於荒墟。已爲非禮。乘祭之後。大率與兄弟妻子。親戚契交。放情遊覽。盡歡而歸。至節歲節。非掃松也。祇賞梅耳。清明非省墓也。祇踏青耳。然則人子何以處此。當揆之於心。平日稍能孝養。雖祭後舉杯酌亦未害。若孝養有虧。卽當收斂酒饌。返舍潛自剋責。庶幾亦不至大得罪於名教。大獲譴於造物。余嘗喜一前輩作初入仕啓兩句云。祿不及親。飽妻孥而何益。遂耦其兩句。忠未報國。對師友以多慚。

壽命福德

願我壽命長。常行一切善。願我福德盛。普濟一切人。此語恐未爲的論。人之念慮一正。則萬善可觸類而通行。一善則萬善皆萌蘖於此。若必待壽命長而後行一切善。則壽命不長。一切善必不行矣。顏子如之何而造道耶。此兩句猶庶幾如下兩句。則有大不然者。願我福德盛。普濟一切人。則是我獨富足。人多窘匱。我常得爲人之惠主。人皆仰我以周給。是誠何心哉。余欲改此兩句曰。願人福德盛。不待我普濟。

殺人欠債

諺有之。殺人償命。欠債還錢。理也。近世豪家巨室。威力使令。逼人致死。但捐財賄餌血屬。坦然無事。至如人或逋負。督迫取償。必使投溺自經。然後已。由此觀之。乃是殺人還錢。欠債償命。

異端

士君子莫不知崇尚正學。排斥異端。然朝廷及州縣間。遇旱澇凶荒。非黃冠設醮。則浮屠禮懺。平日排斥異端。至此則倚仗異端。豈吾儒乏感格之道耶。切所未喻。

簡翰

每見近日簡翰。動輒端拜申稟。百拜稟中。皇懼僭躡九頓百拜稟中。有官君子。趨事長官。則有狀申劄申。如申縣申州申監司申朝省之類。吾輩家尋常書問往來。何必用申字。又有所謂加拜申稟。尤爲可笑。先王制禮。無過不及。拜豈可加也哉。昔韓昌黎上宰相書。只寫再拜。本朝前輩簡翰。或再拜或頓首。昌黎諸公。豈傲世者。正以禮不可過也。今之端拜肅拜加拜百拜。又有覆帖中待平交如此。事君父當如何。其勢必千拜萬拜可也。且如奏疏亦只忱惶忱懼頓首頓首而已。何嘗百拜。何嘗九頓。吾不知習俗所尚。果誠實耶。抑虛僞耶。果謙遜耶。抑諂媚耶。因有一說。往年楊慈湖先生守吾邦。嘗作一書付局兵。令急出關。未幾遣人追回。吏輩將謂書有錯誤。局兵至。慈湖取書。寘中堂几上。焚香再拜畢。復付之。蓋爲書中寫頓首再拜上覆。偶遺忘不及拜。必拜然後遣。若加拜百拜者。皆如慈湖用心。此等書。一日能寫得幾封。今簡翰

只寫再拜或頓首。乃見古人相與之意。

物價

物價騰踊甚之甚矣。若得人人同心。事事節損。皆務儉素。不尙侈靡。則物價亦可漸平。室廬惟取容膝。則木石等類。自不可得而貴。衣服惟取蔽體。則羅綺文繡。自不可得而貴。飲食惟取充腹。則美味珍品。自不可得而貴。器具惟取適用。則珍奇精巧。自不可得而貴。以至非泛不切。微末細瑣。人家可省則省。則物價亦有漸平之理。奈何風俗好奢。人情好勝。競尙華居。競服靡衣。競嗜珍饌。競用美器。豪家巨族。固宜嚮用。小夫賤隸。卒富暴貴。豈惟效尤。又且過之。或先期予人以錢。後期取人之物。惟欲快吾之用度。一聽其邀價之高穹。如此。則物安得不貴。且如有物於此。我方以爲僅直十金。未幾。人急欲得之。雖倍其直。不靳。又爭欲得之。更倍其直。亦不靳。不遏踊貴之流。反煽踊貴之焰。如此。則物安得不貴。甚可慮者。一日復貴一日。一年復貴一年。將若之何。其勢必至於此。吾故謂不必咎物價之踊貴。但當咎風俗之侈靡。轉移風俗。豈無其道耶。又豈無其術耶。林野老拙。不敢深言。

養子

知子莫若父。當年少時。觀其讀書之利鈍。行事之醇疵。即可覘其終身之賢不肖也。使其賢耶。他日自能成立。何必勞心勞力。積財以遺之。而損賢者之志也。使其不肖耶。他日必致敗壞。又何必勞心勞力。積財以遺之。而益不肖之過也。縱不免儲蓄以爲憑藉之計。亦豈可妄求而自取損德之殃。世適有明見其子

之不肖。猶挾兔狡而規利。逞風技以貽謀。殊不知一傳而傾覆。有不待其父之瞑目而家貲已散而之他矣。吁。有此豚犬。枉作馬牛。

招師

招師教子弟。正望其成人克紹。實非細事。不可忽也。中產之家。師席固不當需索。富貴之家。何待師席之需索。書院中。凡百自當如儀。每見富貴者。寧豐財多粟。納好寵姬。何嘗肯隆禮厚幣。延好師席。寵姬辦首飾。則甚易。子弟買書冊。則甚難。蘭房用度。必是周緻。書院缺典。寘之不問。氣象如此。宜乎碩師去而庸師來。碩師有抱負。有見識。合則留。不合則去。庸師無學問。以自持。惟佞諛而媚主。庸師固棲身之謀。一年復留一年。子弟乏開導之益。一日昏鈍一日。及其長也。塊然一物而已耳。

教導

嘗聞之先人曰。昔一士子赴省試。甚愜意。在京華待榜。因遊僧寺。廊廡有鬻相者。遂扣之。相者曰。公骨相寒苦。縱才高班馬。文過韓柳。亦不能成名。士子不信。揭榜果黜。再往問。我之終身果何如。相者曰。以公之骨相。豈敢相許。若於功名用心之切。莫若種大陰德。恐可以回造化。士子歸途。心口自語。我居窮迫貧。濟人利物事。安能爲之。何以種陰德。徐而思之。我平日常假館。每見爲師席者。多誤人家子弟。我從今只留心教導。以此種德。後三年。復預計偕赴省。復愜意。尋寺中相者尙在一。揖問相者曰。公丰神照人。定應榮達。士子曰。我赴省待榜。相者曰。高中無疑。揭榜果然。士子往謝之曰。何汝向者拒我之峻。今日許我之確。

耶。相者曰：「某不記公風采。」士子歷述前事。相者曰：「公形骨俱換矣。」留心教人，非陰德而何？宜造物之默相也。余遊湖海四五十年，教公卿大夫之子孫屢矣。教尋常白屋之類亦多矣。未嘗以其貧富貴賤束脩多寡貳吾心。此語可以對越。但寸名不就，身計茫然，靜坐反思，得非生平五典不飭，百行有虧，造物特以摧敗困踣罰之耶？今年六十有八，肢體康健，耳目聰明，飲啗自若，百病不侵。意者教導一節，亦有可取。造物姑壽之耶？余不敢自恕，但當自警。然見近時教童蒙者，語孟句讀亦多錯舛。教作文者，只謄公本，蔑有新功。誤人子弟，寧逃陰譴。甚而花街柳陌，師生同遊，嗜利下流，靡所不至。其間有不孝不悌，不友不恭，曾未聞一言糾其過，徒於小廉曲謹腐爛時文，以此稱功。盍亦即赴省士子事思之前輩，謂不究心教導，所得束脩與受贓同。此言甚當。

勸學文

勸學文曰：書中自有黃金屋。又曰：賣金買書讀。讀書買金易。自斯言一入於胷中，未得志之時，已萌貪鑒。既得志之後，恣其掊克，惟以金多爲榮，不以行穢爲辱。屢玷白簡，恬然自如。雖有清議，實之不卹。然司白簡持清議者，又未必非若而人也。毋怪乎玩視典憲爲具文，一切實廉耻於掃地，氣習日勝，若根天眞，惟知肥家庇族而已。亦不知其爲蠹國害民也。得非蔽鋼於勸學文而然耶？是固不可不深責貪鑒之徒，亦不可不歸咎於勸學文有以誤之也。

富貴貧賤

貧賤不如富貴耶。抑富貴不如貧賤耶。人莫急於溫飽。靡衣華飾固美矣。然補破遮寒。其爲溫則一也。甘味盛饌亦佳矣。然糲食充饑。其爲飽則一也。溫飽之餘。何必羨富貴哉。彼委積愈厚。鞭笞愈切。鬚鬢愈白。計慮愈深。第宅田園。器用服飾。曷嘗見其厭足。爲子計。又爲孫計。惟恐其不克紹。日間飲膳失期會。夜亦不能甘寢。貧賤者不如是之勞苦也。肥甘沈湎。乃致疾之媒。粉白黛綠。皆喪身之具。動由順境。難禁摧挫。少不如意。或飲氣嘔血而暴亡。素處窳養。不耐風霜。稍有感觸。雖良藥有所不能療。貧賤者不如是之脆弱也。損人致富。召怨實多。或有意外。懷璧其罪。水火盜賊。刑禍戮辱。其終必不能免。官爵雖高。冰山亦險。蘊醢烹戮。載在史冊者。不可枚數。貧賤者不如是之驚危也。富貴者勞苦。貧賤者清閒。富貴者脆弱。貧賤者堅固。富貴者驚危。貧賤者安泰。孰謂貧賤不如富貴耶。吁。富貴而傲忽。貧賤感之甚也。貧賤而諂諛。富貴惑之尤甚也。

錢

半輪殘月掩塵埃。依稀猶有開元字。想見清光未破時。買盡人間不平事。古人詠錢如此。以余觀之。錢之爲錢。人所共愛。勢所必爭。骨肉親知。以之而構怨。公卿大夫。以之而敗名喪節。勞商遠賈。以之而捐軀殞命。市井交易。以之而鬪毆戮辱。乍來乍去。倏貧倏富。其籠絡乎一世者。大抵福於人少而禍於人多。嘗熟視其形模。金旁着兩戈字。眞殺人之物。而世人莫之悟也。吁。錢乎錢乎。以我之貧。求汝活我而不可得。我固無奈汝何。以我之不貪。汝欲殺我而不可得。汝亦無奈我何。

名利

或問殷浩曰。將浚官而夢棺。將得財而夢糞。何也。浩對曰。官本臭腐。故將浚官而夢尸。財本糞土。故將得財而夢穢。世以爲知言。余因喜曰。余之不得名利者。是造物不以臭腐待我也。不以糞土予我也。出之於汙穢之途。而躋之於清高之境。脫之於鄙陋之地。而措之於道義之域。拜造物之賜多矣。世人名利稍不得志。輒起怨尤。何其蠢哉。

朋友

君子以文會友。以友輔仁。友之者。友其德也。當親密之時。握手論心。必使君臣父子之倫。兄弟夫婦之倫。粹然一出於正。此交友第一義也。夫何世變日薄。友道掃地。惟酒儼追隨。有無周濟。穢言相誑。術數相勝。於是規圖便利。諂諛取容。此妾婦耳。非友也。唱以濡沫。甘效奔走。此奴隸耳。非友也。惟恐少有撓拂。而取疏遠。故隨事苟徇。而覬親密。乘其父子之睚眦。卽導之以不慈不孝。乘其兄弟之閭牆。卽導之以不友不恭。乘其夫婦之反目。卽導之以不琴瑟。謬引古今。眩亂是非。指鹿爲馬。野烏爲鶩。皆此等輩也。其間稍有見識廉恥者。必浩然而去。所友者惟小人。抑亦何所不至哉。

故舊

故舊不遺。則民不偷。世俗薄。故舊衰。平日同筆硯。同出處。同貧賤。同患難。相與相愛。不啻骨肉。一旦得志。有若路人。吁。犬不忘家。燕尋故壘。彼旣犬燕之不若。亦何足責。世人多以富貴忘舊爲憾。此特不能理遣。

耳。理道宜如何。曰。譬似當初不相識。

藥石

方今藥材鄙賤者。且數十倍於前。貴細者。有數百倍於前。至攜金遶市鋪求之不獲者。人孰不知真藥之難得如此。凡設鋪而招人贖僞藥者。愚也。贖僞藥而覲療病者。愚益甚矣。吾輩家何策。且宜於飲食衣服上加謹。古人首重食醫。春多酸。夏多苦。秋多辛。冬多鹹。調以滑甘。平居必節飲食。飯後行三十步。不用開藥鋪。飲食之加謹者此也。急脫急着。勝如服藥。衣服之加謹者此也。或有疾疢。奉行不服藥。得中醫之語。藥石雖貴未害也。最是孝子慈孫。侍奉親庭。豈忍坐視其病而不救。家有餘蓄。尙可得良劑。貧窶所迫。將若之何。貧者固難得良劑。富者縱得良劑。又未必有良醫。余因念及此。仰天而祝曰。願天下人安樂。

好官好人

偶見士大夫壁間碑刻云。好官易做。好人難做。衆咸謂知言。余切以爲不然。好人何難做之有。仁義禮智。行之在我。孝悌忠信。行之在我。人皆可爲堯舜。途之人亦可爲禹。人自不爲之耳。乃若欲做好官。必鑽刺必營求。必俯仰。脇肩諂笑。懾氣促步。惟恐人彈斥其趨事之不周。外壞面目。內壞心術。曾莫之顧。求而得者。能幾人。求而不得者。摠摠也。縱求而得。所喪已大。甚矣做好官之難也。

謙遜

常見世人行不肯在人先。坐不肯在人上。斂衽退縮。至再至三。謙遜之風。良可嘉尙。及其見利則逝。見便

則奪。惟恐或後於人。雖骨肉亦疏絕。契交反眼不相識。當行不先人。坐不上人之時。亦知謙遜爲美事。抑何臨小利害。乃樂爲是不謙不遜耶。矯情可強也。真情不可遏也。

借親

父母垂死。人子於此。正哀痛徹骨。幾不欲生之時也。今人反以送死爲緩。惟以借親爲急。父母死。未卽入棺。仍禁家人輩未得舉哀。棄親喪之禮。而講合卺之儀。冥括髮之戚。而脩結髮之好。此夷狄禽獸之所不忍爲。而世俗皆樂爲之。雖簪纓詩禮之家。亦相率而行。恬不爲怪。不知作俑者誰耶。

養軍

近年郡家。每月逼期。旋糴軍糧支散。浙右素號沃饒。亦如此艱關萬狀。蔑裂百端。甚而折錢。價值峻減。又甚而拖欠。未卽補償。軍人敢怨而不敢言。蓋明知皆前太守屢任席卷之罪。未可咎。今太守不能措辦之過也。吁。飽目前之欲。不顧後來之憂。徇一家之謀。不卹一郡之害。留之家。家未必能保。付之子孫。子孫未必能久。徒貽害如斯其烈也。使後之爲守者。其果賢耶。則背理傷道。決有所不敢爲。生財足用。必無所措手足。惟以卽能罷去爲幸。殆類范文子使祝宗祈死。無及於難。其亦可哀也已。果不賢耶。則行爲富不仁之政。用移東補西之術。決江海以救焚。焚滅而溺至。飲鳩爵以止渴。渴止而身亡。號爲能吏。不過如此。且幾年養軍。今日掣肘。物價騰踊。民不聊生。萬一荒歉。羣盜必起。諸軍素抱乏糧之怨。孰爲可備警急之人。其辭甲使鶴。禦暴者反爲暴。滔滔皆是也。當是時。禍必先及於富貴充溢之家。不知爲鄉貴爲巨室亦慮。

及此否。然則虛之當如何。積而能散。

理學

理學湮汨久矣。士子不能講貫。考官亦罔聞知。蓋今日之考官。卽前日之士子也。方冊中文字害理者不勝其多。不堪着眼。姑卽其一者言之。事大體重。莫如省試近年。欽哉。屢省乃成。欽哉。乃庶載歌曰。元首明哉。股肱良哉。經魁以敬立而德不孤立。說易曰。敬以直內。義以方外。敬義立而德不孤。是則敬義可以相有。而不可以相無。豈得獨指敬耶。聖經又豈可減一字耶。不知當時爲知舉。爲參詳。爲小試官。亦曾聞有所謂理學否。經魁且爾。一榜可想。省試如此。他試可知。余所謂今日之考官。卽前日之士子是也。我朝孝宗皇帝。一日與崔敦詩論文章。闢世變。敦詩曰。臣觀建炎詔文。義理明而氣勢壯。便知天下必能中興。遂誦一篇。孝廟諦聽。天顏喜甚。又問曰。六朝五代之文如何。敦詩曰。六朝之文破碎。遂有土地分裂之象。五代之文森悍。遂有草茅崛起之象。上嘉嘆曰。卿論得此甚好。今日之文。義理斷喪。其象當如何。有識者可以觀矣。

獄訟

余近年歸故里。首拜先塋。爲不肯姪董其山。當時不勝哀憤。亟訪鄉貴。求緘一狀。投之郡守。因見其書院榜示。謂某望卑言輕。親故或欲緘狀。不敢奉命。當今之世。得忍姑且忍。求直未必直。余遂不啓齒。續見有官君子云。某家亦曾訴伐墓木者十八狀。追人不出。徒重費用。余含垢飲氣而已。近有所聞。又爲之驚駭。

今日囹圄供答。不由於民情。可否一聽於吏手。往往吏自撰情款一本。令囚人依本書之。更不可增損一字。真情無所赴愬。呼天神不聞。號地祇不聽。痛哉痛哉。夫獄訟所以平曲直。雪冤枉也。今有財者勝。無財者負。有援者伸。無援者屈。豪強得志。貧弱銜冤。此豈國家之福耶。愚願士大夫司聽斷者。在在持平如衡。事事至公如鑑。天下何患不太平。

寒暑

寒猶可禦而暑不可避。涼亭水榭。風車簾枕。世不多有。縱有之。遇流金燠石之時。其爲熱自若也。方食冷物。又恐生病。方食熱物。汗決如雨。思之爲人。何益於事。矧得喪利害。不能理遣。而心火熾盛。妻孥累重。支吾不暇。而家火逼迫。當此流火。而心火家火爲之俱焚。鑊湯爐炭。一時頓現。一年復一年。髮白面皺。催入死途。不自知也。余觀此境界。所以不願有生。

茹素

世人以茹素爲齊戒。豈知聖賢之所謂齊者。齊也。齊其心之所不齊。所謂戒者。戒其非心妄念也。無一日不齊。無一日不戒。今之人。每於斗降三八庚申甲子。本命日茹素。謂之齊戒。不知其平日用心何如也。況在茹素之日。事至吾前。輒趨利徇欲。損人害物。不知其茹素何爲也。古語兩句甚好。寧可輩口念佛。莫將素口罵人。

謀利

利者害之對。纔謀利卽有害。然謀利營生。世所不免。爲富不仁。人所當戒。有能於其間寡願少取。殆庶幾焉。最是不仁之甚者。糶糴一節。聚錢運本。乘粒米狼戾之時。賤價以糶。翹首企足。俟青黃不接之時。貴價以糶。其糶也。多方折挫。以取贏。其糶也。雜糠粃而虧斗斛。天生百穀。以存活一世。而謀利之徒。不欲其豐。而幸其歉。不喜其飽。而願其饑。逆天心。拂人心。以此致富。而望綿遠。萬萬無此理。又有富貴之家。積穀以邀價。放債以取息。開庫以解質。與民爭利。不一而足。方且語人曰。吾家支遣頗廣。不得不如此耳。吁。儻用度果不足。曷不減損環列之侍姬。曷不謹節非泛之費用。乃甘爲是狼貪。使水火盜賊之災。刑禍戮辱之危。子孫蕩覆之報。不在目前。則在他日。昭然有不能免者。善乎孟子有言曰。不仁者可與言哉。不仁而可與言。則何亡國敗家之有。

閒

造物之於人。不靳於功名富貴。而獨靳於閒。天地之間。日月之運行。星辰之躔度。寒暑之推移。山川之流峙。草木之生息。機發輪轉。無一息停焉。天地且不得閒。而閒豈人之所易得哉。高爵厚祿。清資顯職。班於朝廷。列於州縣。不知其幾。而樂恬退者。倒指不一二日。顛冥于仕途。姑託親戚契識。買田園。營第宅。不獲一見而身亡。其有被劾之餘。安意家食。特迫於勢窮力屈而然。非其本心也。對賓客。方有築室返耕。高潔自許之清談。入私室。又作搖尾乞憐。干時求進之尺牘。囊篋鎖鑰。惴惴于手。收支簿書。介介于懷。一日十二時。無一隙得暇。而好山好水。清風明月。何嘗見此風景。縱或見之。又何嘗識此旨趣。勞勞擾擾。死而後